

# 知青与乌兰牧骑

●常富



知青是我国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对知识青年的简称。特指那时受过中等文化教育,后又上山下乡参加劳动的青年。1968年,根据毛主席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,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,很有必要”的指示,城市知识青年大规模地离开城市,到最广大的农村定居并参加劳动,即“插队落户”。曾几何时,这些知青下乡后被选调到乌兰牧骑,成为文艺骨干,助推了当地乌兰牧骑事业的发展。

二十世纪六十年代,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的方针政策,内蒙古各地相继成立了乌兰牧骑。1963年,察右前旗乌兰牧骑建立。

1967年,为了充实巩固乌兰牧骑队伍整体素质,由基层推荐,通过严格考核,最后经旗评委们集体讨论决定,重新

组建了旗乌兰牧骑,时有队员14人,包括7名男队员,7名女队员。团长兼指导员由中师文化的王登成担任,副团长由袁桂珍担任。此次招纳的队员思想觉悟高,业务素质过硬,均为一专多能复合型人才。

这七名男队员是:王登成,27岁,全团年龄最大,善手风琴和二胡;任占元,18岁,善吹笛;冯春雷,16岁,善吹笛;郭明奎,20岁,善打击乐器,也是舞蹈演员;田旺,19岁,善二胡和打击乐器;常富,20岁,善手风琴和电子琴;王福荣,19岁,精于弹三弦。

七名女队员是:彭秀莲,20岁;陈爱玲,18岁,善唱京剧、豫剧、晋剧,会京胡,是女高音歌手;袁桂珍,18岁;刘国英,18岁,舞蹈演员,且会乐器;戴淑英,18岁,舞蹈演员,女中音歌手;周爱英,17岁,善诗歌朗诵和音乐伴奏;邱祥,17岁,美声歌唱演员,会快板。

那时乌兰牧骑的工作日程十分规范,类似国家专业院校一样运行。队员们早上六点半起床,七点锻炼身体,八点开始音乐美声训练。早饭后进行理论学习,上午九点至十一点半排练节目,下午两点半至六点半进行个人节目演练,直

到大家的演出符合要求为止。

由于学风正,队员们个个遵守纪律,互敬互爱,学雷锋蔚然成风。好学风带来好作风。其中从天津来的知青、团小组组长陈爱玲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。陈爱玲为人正派,作风良好,业务能力强,乐于助人。有的舞蹈演员技术较差,她总是废寝忘食,由易到难地帮助队员,给予悉心指导,直到他们学懂弄通,能够熟练地掌握动作要领方休。在讲普通话上,只要发现队员发音不标准,她就及时纠正,一次又一次作口型示范,讲解练习方法,教他们一个个学会了讲普通话。在陈爱玲的带动下,团队精诚合作,每次出外演出都能高兴而去载誉而归。

提起陈爱玲,她当年插队在察右前旗平地泉南村生产大队。1967年入选旗乌兰牧骑。她原本善于舞蹈和京剧表演,可她并不就此满足,而是勤奋好学,学以致用,心系队员,服务队员。在团队导演的潜心指导下,她很快又学会了豫剧、晋剧表演,每每登台,观众的喝彩声不绝于耳。此外,陈爱玲还会快板演出,她打的快板节奏清晰,花样繁多,很受观众欢迎。在乌兰牧骑,她八年如一日默默无闻地工作,为她自己,也为乌兰牧骑

集体多次赢得了察右前旗、乌兰察布盟的表彰奖励。1973年,她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此后调至山东文艺团体担任领导职务,将她的专业特长发挥到了最大。

寒来暑往间,知青们在察右前旗乌兰牧骑奉献了几多青春,乌兰牧骑也为他们的成长提供了机会与平台。比如当地知青王俊杰,如今已跻身内蒙古作曲界;当地知青高英宝,步入了内蒙古艺术学院;天津知青孙家潭,1968年在旗小淖尔公社插队落户,1971年选调到旗乌兰牧骑。他擅长书法与篆刻,曾为乌兰牧骑绘制了许多布景,书写了许多标语,而今他已成为全国知名书法、篆刻大家。

……

当下,也许有的人对知青是干什么的,知青下乡为了什么等问题一无所知,知青的时代虽然已经成为历史的剪影,但察右前旗永远记得他们,记得他们为乌兰牧骑奉献过的青春年华。

巍巍土贵山,悠悠黄旗海。乌兰牧骑能够拥有今天的兴盛,离不开那些知青曾经的顽强拼搏、努力奋斗。让我们向那些为察右前旗乌兰牧骑事业作出过贡献的知青们致敬。



## 水底的树

●刘明礼

水从雪山下来,迤迤而东,在甘海子至云杉坪之间的山谷,集聚成几片“湖泊”。湖水被河底的白色大理石和石灰石衬托,亦呈白色,故名“白水河”。而此处山谷,状如月牙,远远看去,就像一轮蓝色的月亮,镶嵌在玉龙雪山脚下。在阳光映射中,河水幻化为蓝色,所以这里又名“蓝月谷”。

那是一处绝美的景致。向西远眺,苍茫的玉龙雪山,直通云天。连横的白云,浮游于山际,倒映在湖面。湖被山簇拥着,山被绿包裹着,树被水倒映着。湖水深处,如米汤般浑白,深处,是透明的蓝,还有些许绿意,点缀其间。清新怡人的空气,似乎也凝固于这湛蓝之中。置身其间,如梦幻影,疑是仙境。

徜徉在这醉人的湖光山色,不由不瞪大眼睛,恨不能将之浓缩成盆景,装入行囊。“快来看,湖底那棵树多漂亮!”身边一声惊呼,我循着旁人的指引,也看到了湖心水底那棵树。在她的远远近近,水中横七竖八地躺着一些枯木。只有她,顽强地长在那里,远离岸上那茂密的绿荫,不苟然于身旁倒下的朽枯,傲然屹立在冰水之中。暗流激荡着她的躯干,岁月掠去了她的枝叶,显得苍老而又孤独。波光起伏,她身姿摇曳,经过光的折射,散发着别样的美。

她是一棵云南松。她应该原本就生长在这里,没有人注意她是什么时候被湖水一点一点淹没的。她一定很老了,老到沧桑,老到记不得经历过多少番日月轮回。她一定曾有过灿烂年华,浓荫如盖,蔽日遮天。她的周围,一定拥有过繁花似锦,小鸟呢喃。她也一定记忆着无数的世间沧桑,尽享过阳光雨露,饱尝了风雪雷电。如今,她被淹没在水底,但她依然挺拔着,屹立着,释放着向上的激情,展现出诱人的美丽。

在水下暗淡的光影里,那棵松树,彰显,突兀,泰然。暗流经过,没有一丝烟火气息,裹挟着泥沙,带着飒飒的凉,拂掠过枯树,像一个行吟诗人,用轻波,留下一行行蹙脚的诗句。她像浮雕,像一幅逆光的照片,像一曲流殇的编钟,华贵,凄美,肃杀,冷静。她从容优雅,处变不惊,即使凋枯,即便淹没,仍然不易初心,也要用全部的能量彰显那生命的不朽。她坚守着站立的根基,忠实着脚下的土地。湍流,可以摧残她的身躯,却磨灭不了她的意志;湖水,可以吞噬她的生命,但消弭不了她的精神!

我被她,被这棵水底的树,深深地震撼了。从见到她的那一刻,这棵树就默默地长进了我的心里,像个图腾,像根支柱。

## 秋不曾原谅

●亭雨

像多年之前一样  
我依旧没有奢望得到秋的谅解  
天空失去云朵  
或月色染白窗棂  
时光都会逆流而上  
不小心打翻的秋水  
将过往,浸泡成一季一季的白霜  
温暖的谎言和冰冷的故事  
都与我失散多年  
都在漂泊的旅途中无人认领  
那盏恍惚的灯火  
在丢失的词语里  
依旧将父亲的瘦影折射在土墙上  
一些象形是缺口,也是支撑  
让深夜落单的雁鸣  
飞不出一系列秋寒的印证  
瘦秋楼得刚到窗口  
我的无力拖拽不住汹涌的别意  
赶雪的日夜,该去往何处  
困在光阴里的缘  
不论怎么排列  
都是深深的亏欠



## 五绝·赞梅

●韩军

红红一树梅,斗雪傲霜开。  
铁骨人人赞,寒香去又来。

## 七绝·农民诗人

●霍跃庭

田头采韵腹中藏,月下翻书学宋唐。  
执笔情生三寸地,墨香共与菜花香。



## 经年雨事

●白俊华

雨说来就来。刚才只顾埋头砍柴,完全没有注意天竟然阴得这么快。等发现时,已经晚了。云,厚厚的,黑黑的,压住山头。风,夹着大大的雨点,吹打着眼睛,感觉很疼,很涩。

我费力爬到山顶,把一捆柴狠狠甩下肩膀。抬头,望了望家的方向,很远,很远,至少还要翻过一座山。这山与那山之间,无路。有的,只是满目荆棘。此时,我的两腿,已被划出一道道血痕。膝盖,也是青一块,紫一块。这是从山底向上攀爬时摔的,自己都记不清摔了多少次。

浑身淋透,有点发冷。脸上,雨水伴着泪水,一直流着。擦一下,无济于事。有什么用呢,衣服都能拧出哗哗的水来。

柴是万万不能丢的。丢掉,半天的时间就白白浪费了。再说,母亲还要等这些晒干后烧火做饭呢。那时的乡下,没有电,没有气,做饭取暖,全靠柴。

雨越下越大,风越刮越猛。我咬紧牙关,重又扛起那捆柴,一步一滑地向山下移动。滑倒,站起。站起,滑倒。柴,砸到背上,生疼。没办法,只能忍。狠狠地忍,咬着嘴唇忍,咬破也没关系,反正柴是不能丢的。

估算一下,时间大概是中午十二点吧。早上从家里出发的时候还是晴空万里,想不到刚刚砍完一捆柴,黑压压的乌云就席卷而来。雨,也伴着电闪雷鸣,铺天盖地砸下来。如果说怪,只好怪家里那台小收音机,坏得真不是时候,偏偏下雨之前不能听天气预报了。早上只是简单地吃了一碗米饭。出门

时,只带镰刀,未带干粮。又冷又饿。我腾出一只手,抹掉满脸的雨水。这时,已经无泪。流泪有什么用呢,在这个远离村庄的荒野岭,没有人能够听得到,看得到。孤独无助,多么刻骨。

索性不再看路,只弯弯腰低头而行。看也没用,因为没有路呀。

来时,走了将近四十分钟,路途不算很远。可现在背着六七十斤重的柴,感觉路要多远有多远。而且,每走一步,背上的柴就增加一分重量,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。有几次摔倒,真想躺在那里,不再起来。可是,我不能。年龄不小了,已经十五岁。这个年龄,应该给父母减轻点生活的压力。抑或,为家庭付出点什么。人穷,志不能短,这是母亲经常对我们一群儿女说的话。

嘴唇咬出血印,腿越来越酸。一个趔趄,镰刀滑落下来,把左小臂划出一道口子。还好,因为砍了一捆柴,镰刀已经不再那么锋利,划出的口子不是太深。流出的血,很快被雨冲刷干净,感觉不到疼。这点小伤,算是家常便饭。每一个乡下孩子,一生大概要经历多次,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我也是。

终于爬上另一个山顶。家,就在距山脚大约三里的地方。虽然累得要命,但曙光就在前面。此时,我只能独自安慰着自己。

坐下来休息,有一点轻松,或许是离家越来越近的缘故。多年之后的某一天,突然明白一个道理,人生再累,只要到家,便会轻松。或许,家才是身体和灵魂最后的休憩所。雨还没有停的意思。我用衣袖抹抹眼

睛,透过雨丝,向山下看。

这一看不打紧,竟然发现一个身影,正从山脚向山上艰难地走来。路滑,我看到这个身影摔倒了三次。每次,都快速爬起来,继续,没有片刻停留。

母亲! 尽管雨很大,看不清衣着、面孔。但我知道,一定是母亲。在这样的天气,这样的野外,不会有第二个人到来。我站起身,快速扛起那捆柴,近似一路小跑,向着母亲的方向奔去。背上的柴,似乎也变得轻了一些。

母亲浑身泥水。衣服上沾着很多滑倒时触落的草叶,像一面旗帜,在风中抖动着经年的爱和温暖。我看着母亲,笑了。母亲看我一眼,没笑,只侧脸过我肩上的柴,吃力地放到自己的背上。

“你这孩子,下这么大的雨,还背什么柴,放到山上,等天气好了再回来取不就行了。是不是傻? 真笨!” 母亲一边走,一边嗔怒着对我说。但是,说归说,怒归怒,她并没有放下自己背上的柴。

我摇摇头,没有说话,只是默默地跟在母亲身后,用手托着她背上的柴,艰难地向家走去。一路上,有几次又差点摔倒,幸亏有我在后面及时扶住了母亲。每次,母亲都回头看看我,依然不说话,但眼里却是满满的欣慰。我知道,我正在长大,但在母亲眼里,永远是个孩子。只是,这孩子开始懂事了。

到家时,雨停了。母亲放下柴,来不及换衣服,便气喘吁吁来做好饭,看着我吃饭。此时,她还在气喘吁吁,偶尔伴着几

声咳嗽。

因为常年操劳,母亲身体不是太好。尽管如此,她也从来不说,只愿付出,不顾自己。尤其是对我们一群儿女,既严厉,又温柔。严厉时,可以大发雷霆。温柔时,柔顺如水。为了能让我们体面地生活,她的日子,总与忙碌结伴而行。虽然我们一群儿女都在长大,也会为家里做一些事情,但考虑到我们的学业,母亲一直以来都不愿意让我们多干活。母亲只上过小学二年级,她说没有知识改变不了命运,你们几个娃娃要想有出息,就得好好学习。

就像今天早上,母亲是不同意我去砍柴的,可禁不住我的坚持,才勉强答应。没想到,砍了一捆柴,突遇大雨。本想自己完成的事情,却害得母亲担惊受怕。不仅如此,还把母亲累成这样。吃着饭,看着母亲,我的心底是满满的愧疚。

柴米油盐,母亲的命啊!

傍晚,村庄上空,一缕缕炊烟,正在解灶膛之内的火。母亲的脸膛,红红的,像一朵花,开在我们童年的记忆里,开在我们经年的回望中。

多少年了,那场大雨,还在思想深处,以摇摇晃晃的方式飘泼,并不时有一道道闪电,擦亮我的眼睛。不管雨多大,不管风多狂,我肩上的柴,绝不会放下。一如母亲,大雨中接回我的人,还有一捆生命的柴。这些,多年之后,还燃着熊熊的火焰,照亮我的人生,温暖我的灵魂。

或许,这就是生活。一年一岁,一生一世。



绿野飘玉带

周文静 摄

